

淺析朝鮮海軍發展 —由蘇聯「年輕學派」的角度檢視

Analysing Modern DPRK's Naval Strategy:
A View from the "Soviet Young School"

廖子豪 先生

提 要：

- 一、蘇聯「年輕學派」出現於「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期間，曾主導蘇聯海軍建軍方向，也是蘇聯海軍「不對稱」戰略思想結晶，並強調「以小搏大」之精神，同時利用海、陸、空軍聯合作戰，對抗由戰列艦組成之大型艦隊，此學派後來也成為協助朝鮮構建海軍主要之基礎。
- 二、本文從前蘇聯海軍「年輕學派」角度分析朝鮮海軍武力構成與發展路徑，更可見當代朝鮮海軍主要以各類小型水面艦為主，透過如輕型導彈巡防艦、導彈護衛艦與多種飛彈快艇，搭配岸置火炮及龐大的潛艦部隊，可迅速投放水雷或發射重型魚雷，並積極朝向核子動力與潛射能力邁進，這些都符合「年輕學派」建軍與用兵主張，亦凸顯此一學派同樣能建構強大的海軍實力。
- 三、面對新型態威脅挑戰與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我國實應加強與周邊友邦安全關係，並透過對「年輕學派」的深入瞭解與關注，協助評估未來戰場環境，除能有多方管道掌握共軍動向外，並於發展「不對稱作戰」能力之際，仍能持續堅實海軍戰力。

關鍵詞：朝鮮、東北亞、海軍、年輕學派、海軍戰略

Abstract

- 1.The Soviet "Young School" appeared in the interwar period of "World War I and World War II", and once domina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Soviet Navy's military building. The spirit of the school used the sea, land and air joint operations to fight against the large fleets composed of battleships. Later, this school may be the main foundation for the Soviet Union to assist the North Korea in building its navy.
- 2.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com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North

Korean navy from the “Young School”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contemporary North Korean Navy mainly consists of various small surface ships, such as light missile frigates, missile corvettes and various missile boats, and with coastal artillery, plus the huge submarine fleets, which can quickly place naval mines or launch heavy torpedoes. The naval force is actively developing nuclear propulsion system and submarine-launched capabilities, in line with the “Young School” military building and strategy.

3. In the face of latest threats, challenges and the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ur country should strengthen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urs and friends, and equip with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young school”. In addition, we shall gather intelligence regarding the PLA from multiple sources and develop our own naval “asymmetric warfare” strategy. This will help to assess the battlefield environment better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defence capability.

Keywords: North Korea, Northeast Asia, Navy, Soviet Young School, Naval Strategy

壹、前言

朝鮮人民共和國(即北韓, North Korea)「人民軍海軍」(以下稱「朝鮮海軍」)成立於1946年6月, 當時稱為「海事安全部隊」, 隸屬於朝鮮內政部, 12月時改名為「海洋巡邏隊」, 並將總部遷至首都平壤。隔(1947)年6月, 成立專門學院以培養專業軍官及海員, 1949年該部隊轉隸國家安全部, 隨著首支「魚雷艇分隊」(Division)於同年8月底成軍, 該巡邏隊也正式成為朝鮮海軍。¹蘇聯是建立朝鮮海軍的關鍵, 時任朝鮮國家主席的金日成與蘇聯海軍上將格里沙諾夫(Vladimir M. Grishanov)正是催生朝鮮

海軍的推手。蘇聯不僅給予朝鮮作戰艦艇與各類船艦(雖然多為噸位較小、操作成本低之船艦), 更提供海軍顧問團協助朝鮮海軍進行訓練, 許多作戰指揮職也是由朝鮮籍蘇聯人擔任;²因此, 朝鮮海軍的發展與戰略, 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蘇聯影響, 加上其與美國、南韓作戰的歷史遺緒, 使其軍事戰略在承繼蘇聯色彩的同時, 也盡顯「不對稱作戰」之重要性。

蘇聯海軍在1920年初出現「年輕學派」(Soviet Young School)的戰略主張, 主張在「一戰」中表現出色的潛水艇與空中載具將成為未來「制海」(Sea Control)的關鍵;³與之相對的一派稱為「經典學派」(So-

註1: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The People's Army in the Making*, January 1999, <https://reurl.cc/NAg2Nk>, 檢索日期: 2022年12月10日。

註2: GlobalSecurity.org, *Korean People's Army Navy*, June 2022, <https://reurl.cc/ErymvA>, 檢索日期: 2022年12月10日。

註3: Harden T. Saperstein, “The Revival of the Soviet Red Fleet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Strife Journal*(London), Vol. 12, Spring 2020, pp.27-30。

viet Old School)，其代表人物為前海軍軍官暨蘇聯海軍學院教授鮑里斯·葛文(Boris B. Gervais)及尼柯萊·克拉多(Nikolai Klado，人稱蘇聯「馬漢」)將軍，該學派則強力主張「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與「藍水海軍」(Blue-Water navy)的作戰概念，「兩派之間的競合，成為日後蘇聯海軍奠定發展穩固基礎之關鍵；而此發展過程似乎也成為蘇聯在協助朝鮮建立海軍時的參考依據。

撰寫本文主要的目的便是藉探討蘇聯海軍「年輕學派」之發展與內涵，分析朝鮮海軍之建軍方向及未來趨勢，繼而觀察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局勢對安全關係之影響；再者，考量中共與朝鮮關係甚密，且東北亞問題亦會連動影響我國安全局勢。因此，藉認識其海軍發展，拓展我海軍官兵的國際視野外，我國更有必要認識並瞭解朝鮮軍事戰略意圖、預判未來情勢變化，俾能及早因應準備。

貳、蘇聯海軍「年輕學派」發展

俄羅斯海軍曾於「俄羅斯帝國」(Russian Empire)時期稱霸一方(1696年~1917年)，後因在蘇聯成立(指蘇維埃共產黨)初期的「內憂外患」，導致海軍幾乎毫無戰力可言；然「冷戰」時期，蘇聯確曾與海權強國美國互爭「制海」，期間戲劇化的發展，確實值得深思細究。多數文獻都強調近代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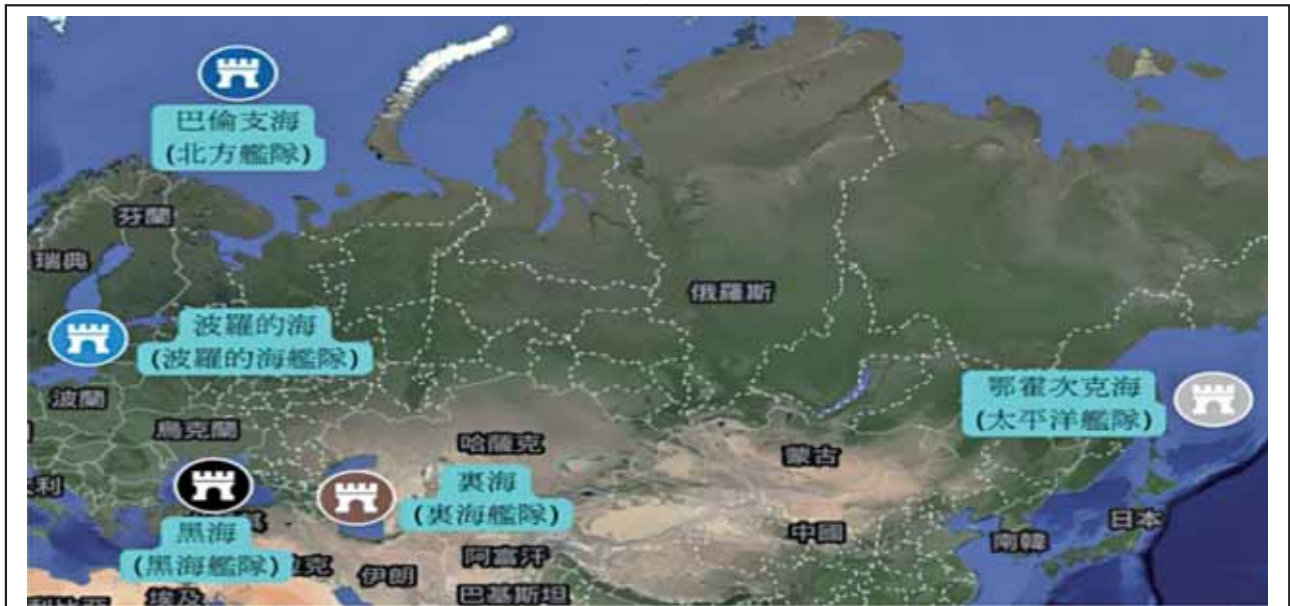
聯海軍的崛起，卻幾乎都忽略其如何度過崛起前的發展糾結與選擇；而其中「年輕學派」的發展路徑也成為蘇聯協助其他盟國(如朝鮮及中共)建立海軍的重要經驗來源。當前的朝鮮海軍處處可見當年蘇聯海軍的身影；因此，以下將針對蘇聯海軍的發展與「年輕學派」內涵進行探討，並分析朝鮮海軍的建軍整備過程。

一、蘇聯海軍發展緣起

(一)沙俄時期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82~1725年)在位期間，即建立正規海軍軍力，1703年成立「波羅的海」(Baltic Fleet)艦隊，並在「大北方戰爭」(the Great Northern War)⁵中打敗瑞典，讓俄羅斯帝國成為稱霸波羅的海的強國，更成為俄羅斯建立海權的第一步。1722年設置的「裏海(Caspian Flotilla)分遣隊」，為俄羅斯海軍史上最古老的內水海軍；而彼得大帝所推動的「西化政策」(Government reform of Peter the Great)，使得當時的帝俄海軍逐漸強盛。到了凱薩琳大帝時期(1762-1796年)更是俄國海軍的全盛期，除了建立「北極圈分遣隊」(即今「北方艦隊」，Northern Fleet)，也將北極圈航道納入版圖，更進一步取得進出黑海(Black Sea)與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的重要權力；而「黑海艦隊」與「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分遣隊」(即今所稱「太平洋艦

註4：C. C. Lovett, *The Russian/Soviet Navy, 1900-1945*. In R. Higham and F. W. Kagan (eds),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186-188。

註5：「大北方戰爭」是指1700-1721年間，為了波羅的海出海口的控制權，而導致沙俄與當時的瑞典王國所爆發的戰爭，實際影響規模震盪全歐洲，也成為大航海時代底下所創造出的重要歷史，象徵國家權力與領土的對外擴張，導致周邊國家的不安全，繼而引發長達21年的戰爭。Hourly History, *Great Northern War: A History from Beginning to End*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2021), pp.1-2。



圖一：俄羅斯帝國海軍艦隊分布圖

資料來源：參考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The Russian Navy: A Historic Transition” (Washing D.C.: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2015), pp.xii-xv, 由作者彙整製圖。

隊」皆在此時期建立(如圖一)。此後的「黑海艦隊」更在多次的與土耳其、波斯間戰爭，以及「克里米亞(Crimean War)戰爭」中獲致大捷。⁶

(二)20世紀初的「日俄戰爭」，讓俄國「太平洋艦隊」受到重創，旋即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與1917年「俄國革命」，當時除有德國正與俄羅斯黑海艦隊爭奪波羅的海「制海權」的「外患」，也有「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s, 即共產黨前身)推翻沙皇並與「俄羅斯共和國」(Russian Republic)政府發生內戰的「內憂」；⁷而布爾什維克

黨人在解散舊有俄羅斯帝國軍隊後組建「紅軍」(如圖二)，與「保皇派」和其他反對勢力組建的「白軍」，⁸形成大對抗的局面。如此接踵而至的動亂事件，使得俄羅斯海軍變得更殘破不堪。最後雖由「紅軍」勝出並建立蘇聯政權，但1921年發生由士兵、水手與平民共同發起的「克隆斯塔特叛亂」(the Mutiny in Kronstadt)，卻使得海軍高層出現人事更替，並讓年輕軍官與人才有機會晉升高階政治圈，⁹如海軍副部長盧德禮(I. M. Ludri)、¹⁰海軍研發核動力先驅亞歷山德羅夫(A. P. Alexandrov)等人。¹¹「年輕學派

註6：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The Russian Navy: A Historic Transition” (Washing D.C.: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2015), pp.xii-xv。

註7：同註6。

註8：Paul Duk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1. In Paul Dukes, A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Palgrave, 1974), pp.222-226。

註9：Jürgen Rohwer and Mikhail Monakov, “The Soviet Union’s Ocean-Going Fleet, 1935-1956,”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18, No. 4(1996), pp.838-840。

註10：盧德禮於1923-1927年間就讀海軍學院，畢業後即擔任黑海岸防部隊指揮官，1930年更成為黑海海軍參謀總長。1932年晉升為蘇聯海軍訓練與作戰總長，後成為蘇聯海軍副部長，最後於1937年史達林所發動的政治清算中遭到槍決；Издан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Судьба флагамена 1 ранга И.М. Лудри, January 2014, <https://reurl.cc/yMXO1a>，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11：亞歷山德羅夫為蘇聯科學學院知名學者，更是蘇聯首席核子科學家之一，不僅於1940年協助蘇聯海軍開發核動力推

」的發展便在此紛擾背景下奠基開展。

二、「年輕學派」發展歷程

(一)1922年4月蘇聯「第一屆共產水手聯盟大會」(All-Union Meeting of Communist Seamen)在莫斯科召開，會中針對如何復興海軍與未來發展出現極大歧異，「經典學派」擁護者主張建立公海艦隊，讓蘇聯海軍以戰列艦為首，並發展遠洋能力；「年輕學派」則傾向於建立中、小型水面艦、潛水艇與陸基飛行載具組成的海軍。此可被視為有關「大、小海軍」發展的首次論辯。1923年11月，蘇聯海軍設立「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專責指導並協調海軍首批新船艦的設計與發展；¹²而當蘇聯海軍學院復學後，教學的內容仍以「經典學派」內容為主，此時「經典學派」代表的克拉多與葛文即主張「為了建立穩固的海洋權力，社會主義祖國必須追尋傳統的公海艦隊，一個充滿戰列艦與巡洋艦的大艦隊」，¹³即便當時缺乏艦隊、經費與人員，高層仍反對任何對既有軍事戰略或海軍戰略做再多的詮釋。此狀況一直延續到1925年左右，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伏龍芝(Mikhail Frunze)成為「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後，在與「軍事和海

軍事務人民委員」新任主席的領導下，蘇聯展開一系列軍事改革，並決定「轉攻為守」，將向外輸出革命的路線改為「抵禦資產階級的襲擊」。¹⁴

(二)1926年，海軍進行改組，兩派的爭論更加激化，時任海軍司令穆克列維奇(Romuald Muklevich)視英國海軍為頭號威脅，主要係英軍在19世紀初就已於俄國周遭海域橫行無阻、並進行多次作戰。後來於「克里米亞戰爭」與俄羅斯「內戰」期間，皆有在鄰近俄羅斯的領土發動戰事；¹⁵此時紅軍在窮困、又缺乏技術的條件下，已低調地將由小型船艦與簡單便宜的武器所構成之「海岸防禦戰略」埋入改革藍圖中，而動盪政局的因素，更讓兩派爭論顯得複雜。1927年，史達林開始進行黨內政治鬥爭並掌握權力，「經典學派」更曾一改之前將航艦視為是戰列艦的輔助論調，改口強調航艦才是未來的主要趨勢；¹⁶而1928年第一次「新造艦計畫」便是兩派妥協的產物。

(三)蘇聯在歷經史達林實施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後，¹⁷經濟開始好轉，基於「年輕學派」的建軍方式更為划算；因此，蘇共也開始建造輕型戰列艦、量產海軍航空器。

進系統，更成為日後蘇聯核子技術研發的重要推手；Global Security.Org, A.P. Aleksandrov (1903-1994), September 2021,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russia/aleksadrov.htm>，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12：Norman Polmar and Jurrien S. Noot, *Submarines of the Russian and Soviet Navies, 1718-1990*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pp.72-75。

註13：Milan L. Hauner, "Stalin's Big-Fleet Program,"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New Port, Rhode Island), Vol. 57, No.2 (2004), pp.99-100。

註14：同註10。

註15：Alexander Hill, *Soviet Destroyers of World War II*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18), pp.5-7。

註16：同註8。

註17：第一個五年計畫係蘇聯於1928年至1932年推行的國家經濟計畫，主要係將農業集體化，透過共享土地、農獲與生產設備，建立大型「集體農場」，並導入現代化工法，以達成「規模經濟」的目標；University of Waterloo,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1928-1932*, <https://reurl.cc/OAIdLg>，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表一：「經典學派」與「年輕學派」對照表

| 學派 | 經典學派 | 年輕學派 |
|------|---------------------------|-----------------------|
| 基本主張 | 大艦隊決戰、藍水海軍 | 以小搏大、綠水海軍 |
| 代表人物 | 柯拉多、葛文 | 盧德禮、亞歷山德羅夫 |
| 偏好武裝 | 大噸位艦船與各類艦船，如主戰艦、巡洋艦、輔戰艦艇。 | 潛艦、巡防艦、岸防砲、水雷等成本較低之武器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製表。

1933年「第二個五年計畫」，更揚言要在1937年擁有世上最龐大的潛艇部隊，並在1939年實現此夢想。¹⁸1930年代中期，史達林對國際舞台的權力渴望愈發明顯，而欲達成世界強權的條件便是具備可靠的「藍水」¹⁹艦隊，以進行兵力投送。²⁰1937年初的「第三個五年計畫」，蘇聯再次將戰列艦放入規劃中，但未包含航艦，主因是仍有技術問題待克服。²¹此時期的兩派之爭也促使新的「蘇聯學派」(the Soviet School)興起，該學派實際上便是調整原「經典學派」的「制海權」，改為「有限度制海」(Limited Command of the Sea)，更偏好大噸位船艦；加上「年輕學派」中對水下與空中戰場的重視。「蘇聯學派」的興起恰巧也搭上紅軍1936年戰略轉變的順風車，不只開始要求「波羅的海艦隊」走出芬蘭灣(Gulf of Finland)，以防範德國納粹攻擊，也加強海軍

支援陸軍在關鍵防區的作戰任務上。²²

(四)1937年夏季史達林開始大力剷除異己，「年輕學派」擁護者多成為整肅的對象，被清算的海軍軍官遠比陸、空軍來得多；主因是史達林始終偏好「大物品」，而且「越大越好」，對海軍艦艇的期許也不例外。當時蘇聯對外的假想敵是英國與法國，其後更包含日本、德國與義大利。1935年，「英德海軍協約」簽訂更成為日後兩國聯手進攻蘇聯的基礎。²³基於史達林無法接受大型水面艦已淪為過時產物，同年甚至重啟蘇聯「海軍委員會」，並任命庫茲涅佐夫上將(Admiral Kuznetsov)為委員會之首，全力推動「新型造艦計畫」，大量製造戰列艦、重型巡洋艦與潛艇等；此時有關航艦的爭辯也再次浮上檯面，然而一切的討論隨著「二戰」的爆發「戛然而止」。²⁴

三、「年輕學派」重點主張

註18：Harrison P. Martin, "Small Arms and the 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New Port, Rhode Island), Vol. 63, No.418 (1937), p.1810。

註19：「藍水」通常係指遠洋，而綠水則指近岸水域，棕水多僅指內水，因此「藍水海軍」即指涉可於遠洋或公海地區有效投射兵力，並建立制海權、影響力等能力的海軍部隊。Boot Camp & Military Fitness, "What is a Blue-Water Navy," December 2021, <https://reurl.cc/qNXokg>，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20：同註15。

註21：Bryan Ranft and Geoffrey Till, *The Sea in Soviet Strateg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pp.95-96。

註22：C. C. Lovett, *The Russian/Soviet Navy, 1900-1945*. In R. Higham and F. W. Kagan (eds),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188-190; Gunnar ?se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Navy in the Baltic 1921-1941*(Oxfordshire: Routledge, 2006), p.222。

註23：J?rgen Rohwer,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Concepts and Shipbuilding Programmes for the Soviet Navy, 1922-1953: Stalin's Battleships and Battlecruisers," *The Northern Mariner*(Ottawa), Vol. VII, No. 3(1997), pp.57-61。

註24：同註20。



圖二：芬蘭灣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由作者自行彙整製圖。

(一)蘇聯「年輕學派」很務實地意識到當時海軍完全無法與英、美等國爭奪海權霸主地位；因此，便僅追求鄰近海域的「有限控制」，²⁵特別是對俄國至關重要的芬蘭灣安全(如圖二)。畢竟前帝國海軍在「一戰」時，正是運用水雷與岸防砲等近岸防禦設施，於芬蘭灣成功擊退德國。²⁶學派也認為因為潛艦與航空器的發展迅速，將使「包圍封鎖戰術」不再可行；而如「日德蘭海戰」(Battle of Jutland)²⁷般的大型海上戰爭型態，將越來越不可能發生。因此，獲取制海

權也無須透過笨重的戰列艦，而是靠巡洋艦、潛艦與其他小型艦艇的組合即可。這意味著海軍要以輕型水面艦艇為主體，再加上潛艦、魚雷巡邏艦、高速驅逐艦與海軍航空載具等；²⁸當然，其中也必須有地理因素的配合，包含狹長的海峽、淺水群島、短飛行距離等天然條件，才能有效發揮作用。²⁹

(二)不少學者論點容易將蘇聯「年輕學派」與19世紀末法國海軍曾出現的「少壯學派」(Jeune Ecole)相提並論，兩者實則存在差異。「少壯學派」是指盛行於19世紀末

註25：Robert C. Whitten, "Soviet sea power in retrospect: Admiral of the fleet of the Soviet Union Sergei G. Gorchkov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Navy,"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Oxfordshire), Vol. 11, No. 2(1998), pp.51-53。

註26：同註3。

註27：「日德蘭海戰」係發生於1916年，由德意志帝國海軍與英國皇家海軍在丹麥北部海域爆發的一場重大海戰，不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具規模的戰爭，也是史上參戰艦船數量最多的海戰(計有近300艘艦船)，交戰雙方也都全面出動主力艦隊進行決戰。王俊評，〈日德蘭海戰百年祭：鐵與血之外德意志的海洋自由〉，轉角國際，2016年6月1日，<https://reurl.cc/GEDaNV>，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28：R. W. Herrick,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Naval Strategy and the Effect of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17, No. 4(1964), pp.8-9。

註29：Gunnar Åse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Navy in the Baltic 1921-1941*(Oxfordshire: Routledge, 2006), pp.120-123。

至20世紀初的法國海軍戰略思想，由於該國海軍在當時雖具有世界第二大規模的艦隊，但仍難與英國皇家海軍匹敵；因此，試圖投注資源研發新式武器，尤注重潛艦發展。在「一戰」爆發前夕，法國便具最龐大的潛艦部隊，且戰法更具主動攻擊性。再者，英國為海島國家，法國堅信如運用潛艇與中、小型水面艦對英國商船進行無限制攻擊，此種長期襲擾的「經濟戰」方式，將對以海運為本的英國帶來沉重打擊，迫使其投降。至於蘇聯海軍思維則更傾向防禦性質，並假定敵方海軍進犯我方海域時，將被由岸防設施、陸基航空載具、潛艇、魚雷艇、中小型水面艦等武力構成之綿密防禦網澈底擊退。³⁰

(三)蘇聯「年輕學派」認為海軍的組成較小，將使其居於防禦且被動的態勢，更應妥善運用海上游擊戰法，並強調行動隱蔽，且對深入之敵進行奇襲。此種保衛國土的「陣地戰」(Positional Warfare)方式，使飛行器扮演著理想的近距離空中支援角色，而水雷的作用也將使敵軍不敢大意，並限制其航行方向；至於岸防砲和潛艦、魚雷艇則負責提供火力支援。³¹換言之，欲進行該種作戰方式，軍種與部隊間的協同作戰成為先決條件，且在蘇聯的治國根基—「馬克斯主義」(Marxism)邏輯中，地區陸軍必須協調區內所有海軍單位，包含岸防砲、海軍步兵(即海軍陸戰隊)、海軍航空器與水面艦和潛艦，此統一協調的概念象徵著全軍種(陸、

海、空)均應共同支持戰事；因此，更不應允許其各自進行獨立作戰，以破壞其圓融、團結的理想。在此觀念下的軍事整備，加上廣袤國土的地理條件，使得蘇聯海軍只得退居「二線」。³²

由於「年輕學派」對未來戰場的想像便是「以小搏大」的「不對稱作戰」理念，且其假想敵皆是具有戰列艦、重型巡洋艦等遠洋艦艇。加上蘇聯受限於科技、經濟能力及政治動盪，復以國土面積遼闊、地形多樣等特點，艦隊間相互支援不易，自然讓陸軍成為與敵軍決戰的角色，海軍僅為輔助，卻也逐漸失去海外軍事存在及支持國家外交政策的工具性。再者，「年輕學派」將傳統的水面作戰空間上升至囊括水上、水下的立體作戰概念，亦具有聯合作戰的基礎構型；另透過水雷、岸置火砲等防禦設施抵禦敵艦，也完全放棄大型艦船構想。這思維在當時可謂相當另類，卻也是過渡時期的選擇，更是小國海軍發展值得參考的方案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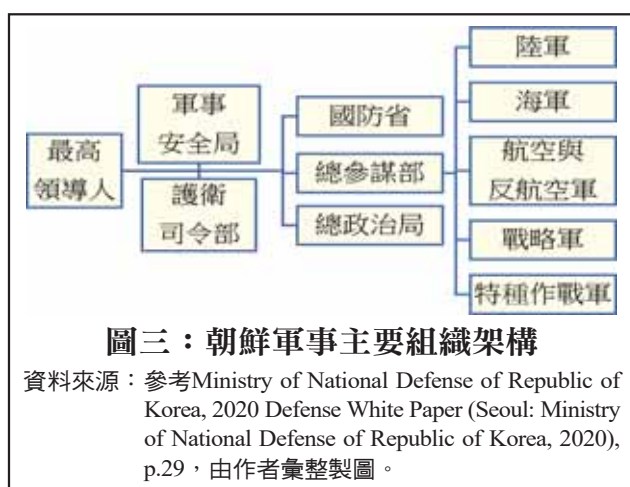
參、朝鮮海軍緣起與現況

「韓戰」期間(1950-1953年)，朝鮮海軍主要任務係協助突擊部隊占領敵方灘岸，並對敵艦隊實施「布雷作戰」，以遂行襲擾戰術。1950年9月上旬，朝鮮的艦隊已因海戰及美、韓聯軍的空襲，致損失大半船艦，幾乎將海軍作戰能力全數殲滅；而當時的朝鮮為抵禦敵方從海上攻擊，轉而加強「近岸

註30：Bryan Ranft and Geoffrey Till, *The Sea in Soviet Strateg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pp.95-96。

註31：Орган управления ВМС РККА, “Озадачах боев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х сил РККА на 1932 год,”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No.1(1932), p.3。

註32：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Understanding Soviet Naval Developments*(Washington D.C.: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1991), pp.7-9。



防禦」，包括擴編海軍陸戰隊，更在其中增加砲兵與機槍旅。「韓戰」結束後，朝鮮海軍持續在中共與蘇聯(即俄羅斯)的技術支援下，將造艦方向圍繞在中、小型水面艦及水下力量與岸置火炮或導彈等武力。³³以下就朝鮮海軍主要構成與發展現況，分述如後：

一、朝鮮海軍主要構成

(一)朝鮮國防體系現由國家元首(最高領導人現為金正恩)兼中央軍委主席兼「人民武裝部隊」總司令所統裁(如圖三)。「國防省」對外負責代表軍隊執行軍事外交，對內則針對朝鮮軍隊進行後勤、財政、軍民關係等軍政職務，「總參謀部」則掌握軍令大權，專責戰時或各軍事行動之作戰指揮，也負責管理各大軍種部隊；另「總政治局」負責政治工作與監督。³⁴「軍事安全局」則具

調查、審問和處決觸犯軍法者，而「護衛司令部」肩負要員保護與元首護衛與其家人、住所的重責大任，並鎮壓「對政權產生危害」的異議人士。³⁵

(二)朝鮮依循「主體思想」與「先軍政治」原則，軍事戰略則重在貫徹需要一支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強大的人民軍隊、一支道德性更強的人民軍隊，以發展成一支戰術精良的軍隊，並強化人民軍的各部門。³⁶朝鮮有陸軍、海軍、航空與反航空軍、戰略軍及特種作戰軍等5大軍種。海軍兵力約6萬人，包含2個艦隊指揮部，13個分遣隊，2個海軍狙擊旅(直屬海軍司令部)，水面作戰艦艇共有430艘，其中兩棲船艦約250艘、布雷艦約20艘、各類輔戰艦艇約40艘，潛艦則多達70艘。³⁷艦船多為國產，僅有數艘艦艇係來自中共或俄羅斯技術支援，也保有為數不少的蘇聯時期船艦和中共已退役型號；至於其造艦與國防工業現狀，仍有待觀察。

(三)海軍平時主要任務除保衛海岸線、港口與鄰近水域外，也涵蓋海岸監視、護漁任務、特戰部隊投入，戰時主要遂行反水面作戰、水雷作戰，以阻絕美國與其他援軍介入戰區的海上交通線，此現狀反映出其「被動」的防禦態勢。水面艦船多由小型艦艇搭載攻船導彈、魚雷、艦砲為主，亦有大量氣

註33：同註2。

註34：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Republic of Korea, 2020 Defense White Paper (Seoul: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Republic of Korea, 2020), p.29。

註35：吳寧康，〈護衛金正恩 朝鮮保鏢要讓蒼蠅都難飛〉，Rti中央廣播電台，2018年4月27日，<https://reurl.cc/e3ozRb>，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36：同註31。

註37：Chung Min Lee and Kathryn Botto, Korea Net Assessment: Politicized Security and Unchanging Strategic Realitie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 20.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Republic of Korea, 2020 Defense White Paper (Seoul: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Republic of Korea, 2020), p.34。



圖五：朝鮮海軍艦隊司令部分布圖

資料來源：由作者整理製圖。



圖四：遭擊沉之南韓「天安艦」殘骸

資料來源：Brett Witthoef, The Sinking of ROKS Cheonan, June 2010, <https://reurl.cc/o1jyxv>，檢索日期：2022年11月10日。

墊船用於支援兩棲登陸作戰及投入與撤離特戰部隊。³⁸值得注意的是，可由潛艦與水面艦發射的魚雷種類相當多元(包含直航與歸向魚雷)，2010年3月在黃海海域發生的南韓

「天安號」護衛艦(PCC-772)沉沒事件，據調查就是由朝鮮「鮭魚級」微型潛艦發射「CHT-02D」重型魚雷將其擊沉，導致艦上46名官兵遇難(如圖四)。³⁹

(四)朝鮮海軍屬近岸型海軍，主要活動海域在日本海與黃海，東海艦隊指揮部位於元山；西海艦隊司令部位於南浦(如圖五)，前者為主力艦隊，主要在其內水與經濟海域一帶活動，任務範圍僅在與南韓軍事分界線周遭50公里左右，配合沿岸火力進行近岸防禦與保衛兩側的國土安全；因此，雷達、岸防砲、岸置導彈等多由海軍負責操作，配合空軍戰機遂行其作戰任務。此外，艦隊尚須支援陸軍作戰，並協助進行兩棲突擊作戰與海上運輸、反艦、滲透等任務。⁴⁰至於其彈

註38：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North Korea: Military Power (Washington D.C.: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2021), p.50。

註39：“North Korea rebuffs South Korea's evidence on Cheonan attack,”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0 2010, <https://reurl.cc/ZA6AdM>，檢索日期：2022年7月20日。

註40：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North Korea: Military Power (Washington D.C.: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2021), pp.31-32。



道導彈種類多樣，分配由各軍種負責，僅潛射彈道導彈因發射平台之限制，係由海軍負責。⁴¹值得一提的是，海軍並無航空單位與陸戰隊，所以都是仰賴與其他軍種之聯合行動；而兩艦隊因為地理條件分隔，完全不曾實施聯合行動，也未曾相互調派支援，戰時協同作戰能力有待觀察。⁴²

(五)1953年「韓戰」停火協議簽署後，兩韓間仍發生多次的海上軍事衝突(如圖六)，⁴³1999年的「延坪海戰」則是「韓戰」後最大規模的海戰衝突；朝鮮死傷多達百人以上，數艘艦艇遭重創，南韓僅11名負傷，2艘艦艇破損，凸顯雙方海軍實力差距。2010年「延平島砲擊事件」，再度升高兩國間的衝突，加上同年發生的「天安艦沉沒」事件，使該海域的緊張對峙局面迅速升級。隨後，美國實施「美、韓聯合軍演」提高演習力度，並派遣第七艦隊「喬治·華盛頓」號

(USS George Washington)航艦打擊群於韓國西海舉行演習，以應對朝鮮的持續攻擊；另一方面，又強烈暗示他國應共同向朝鮮施壓，所幸戰事未進一步惡化。⁴⁴

(六)自2015年以來，朝鮮多次公布「北極星」系列潛射彈道導彈發展成果，2022年4月慶祝「朝鮮人民軍建軍90週年」的閱兵中，也展示一款新型潛射彈道導彈，其尺寸比2021年公布的「北極星5型」載有更大的彈頭與更長的彈身，若搭載核子彈頭將對周遭國家帶來莫大災難；再者，按尺寸大小推測，該枚導彈極可能裝載於朝鮮海軍新型3,000噸級潛艦上，雖然目前仍在建造中，但據信已進入最後驗收階段，威脅不容小覷。⁴⁵另依韓國方面情報指出，2021年「朝鮮勞動黨」第8次代表大會上，金正恩要求建造第三種國產4,000-5,000噸級潛艦，且極可能具核子動力；⁴⁶此情報若為真，代表朝

註41：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Republic of Korea, 2020 Defense White Paper (Seoul: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Republic of Korea, 2020), p.33。

註42：Joseph S. Bermudez, *Shield of the Great Leader* (Sydney: Allen & Unwin, 2000), pp.99-103。

註43：ABC News, “Timeline: Tension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Korea since 1953 ceasefire agreement,” February 23 2018, <https://reurl.cc/vdZaVj>,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44：BBC News, “North Korean artillery hits South Korean island,” November 23 2010, <https://reurl.cc/n18vV6>,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45：Daehan Lee, “North Korea Showcases New SLBM During Military Parade,” *Naval News*, April 26 2022, <https://reurl.cc/an-Deml>,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46：Open Nuclear Network,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s and 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pril 16 2021, <https://reurl.cc/loxZ89>,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表二：朝鮮潛射彈道潛艦與常規潛艦性能諸元表

| 艦型 |  新浦C型 |  新浦B型 |  633型潛艦 |
|----|---|--|---|
| 諸元 | 排水量約2,000噸 長、寬約68×11公尺 | 排水量1,650噸 長、寬68×6.5公尺 | 排水量1,830噸 長、寬76.6×7公尺 |
| 武器 | 北極星1或3型潛射彈道導彈、2-4具魚雷發射管 | 北極星1型潛射彈道導彈、2-4具魚雷發射管 | 8具533釐米魚雷發射管 |

資料來源：參考HISUTTON, “Guide To North Korean Navy’s Submarine Types,” October 24 2021, <https://reurl.cc/vdZ72k>，檢索日期：2022年11月10日，由作者彙整製表。

鮮將首次成功製造具核子動力之潛射彈道導彈潛艦，其震懾力與威脅度將不同以往，美、韓兩國不僅難以在附近海域自由航行，也恐難再保有一定制海能力。

二、朝鮮海軍現況

(一) 潛艦

當今朝鮮軍力所構成的威脅，乃是基於具有發動先制且「不對稱」的攻擊能力，尤其海軍的發展主要以水下戰場經營為主，潛艦相關技術自然深受重視。3種主要構型，包含彈道導彈及常規潛艦(如表二)與微型潛艦，概況分述如後：

1. 彈道導彈潛艦(SSB)：

「新浦系列」為朝鮮自製最新型彈道柴電潛艦，具有多款約2,000噸左右之構型(如B型【又稱高萊級】、C型【改自中共633型潛艦】)，亦有建造中的3,000噸以上構型，

現役各型皆僅有1艘，主要裝載「北極星1型」(KN-11)彈道導彈與魚雷數枚。「C型」可能具有絕氣推進系統(AIP)，可長時間於水中潛行，亦可搭載「北極星3型」(KN-26)；⁴⁷2021年，曾試射「KN-23」短程彈道導彈，顯見朝鮮可能已掌握成熟潛射技術，形成潛射導彈能力，未來若搭配更大噸位與核動力的潛艦發展技術，更可能突破南韓防空與反潛系統，成功達到攻擊目的。⁴⁸

2. 常規潛艦(SS)：

「羅密歐級」潛艦(又稱633型)，為蘇聯於1950年代設計，其後授權中共製造的「R級」潛艦，排水量約1,800噸，最初由中共於1973年售予朝鮮並給予技術支援，現役約20艘，是繼「鯊魚級」外數量第二多的水下艦艇，也是海軍的主力。⁴⁹



3. 微型潛艦(SSM)：

註47：Naval News, “Unusual Submarine Likely To Increas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October 02 2020, <https://reurl.cc/410XVK>，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HISUTTON, “Guide To North Korean Navy’s Submarine Types,” October 24 2021, <https://reurl.cc/vdZ72k>，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48：38North, “North Korea’s “New Type 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 More Political Than Military Significance,” October 22 2021, <https://reurl.cc/Wr2qdk>，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49：GlobalSecurity.org, “SS Romeo Class Project 13,”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dprk/s-romeo.htm>，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表三：朝鮮微型潛艦性能諸元表

| 艦型 |  |  |  |  |
|----|---|---|--|---|
| | 南斯拉夫級 | 鮭魚級 | 鯊魚級(1、2型) | 新浦D型 |
| 諸元 | 排水量約90噸 長、寬24×3.1公尺 | 排水量130噸 長、寬29×2.75公尺 | 排水量370/440噸 長、寬35×3.8、39×3.8公尺 | 排水量未知 長16公尺 |
| 武器 | 2具533(或406)釐米魚雷發射管 | 2具533釐米魚雷發射管 | 2具533釐米魚雷發射管，可裝填4次 | -- |

資料來源：參考HISUTTON, “Guide To North Korean Navy’s Submarine Types,” October 24 2021, <https://reurl.cc/vdZ72k> ; 38North, Unusual Object Remains at the Sinpo South Shipyard, Possible Midget Submarine, June 19 2020, <https://reurl.cc/zZV5ny>, 檢索日期：2022年7月20日，由作者彙整製表。

「南斯拉夫級」潛艦(Yugo-Class)為1960年代朝鮮依前南斯拉夫設計圖所製造，排水量約90噸，目前幾乎已退出作戰序列；⁵⁰而「鮭魚級」潛艦則為朝鮮自製，排水量約130噸，曾外銷伊朗，現役約5艘，配置約與「南斯拉夫級」相同(如表三)。⁵¹「鯊魚級1、2型」潛艦係由前南斯拉夫「英雄級」(Heroj-Class Submarine)潛艦仿製而成，為朝鮮數量最多之柴電微型潛艦，排水量約370或440噸，全長不超過40公尺，1型可用於特種滲透任務或布雷作戰；2型則用於襲擾水面艦艇，均配有2具魚雷發射管。⁵²最新式的「新浦D型」潛艦，長僅約16公尺，屬該系列噸位最小之構型，目前相關情報較少，因此諸多資訊與發展仍有待蒐整分析。

(二) 水面艦(如表四)

1. 水面艦艇多為輕型巡防艦、護衛艦，

搭配多種飛彈快艇和巡邏艦等作戰艦艇。噸位最大者為排水量1,600噸之「羅京級」巡防艦，約於1970年代開始服役，現役數量僅剩2艘，備有多種口徑艦砲、2座AK-630近迫防禦系統、多組俄製5管火箭發射器，更可攜30枚水雷；同時搭載多組俄製「冥河」(Termit)或「彈簧刀」(Switchblade)攻船導彈，但未裝載魚雷，因此反潛能力較為有限。⁵³

2. 最新自製艦船為2013年下水的「南浦級」護衛艦(又稱「豆滿級」)，據傳是為取代抗浪性差的「蘇活級」護衛艦所建造(屬雙船體設計)，排水量約1,500噸，可發射新式「金星三型」(KN-19)攻船巡弋導彈及「9k38型」針式防空飛彈，2具533釐米魚雷發射管、「RBU-1200」多管反潛火箭發射器與「AK-230」俄製近迫武器系統，還有直升機

註50：GlobalSecurity.org, “Yugo Class Midget Submarine,” July 10 2008, <https://reurl.cc/OAyGxX>,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51：HISUTTON, “Guide To North Korean Navy’s Submarine Types,” October 24 2021, <https://reurl.cc/vdZ72k>,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52：NTI, “North Korea Submarine Capabilities,” October 4 2018, <https://www.nti.org/analysis/articles/north-korea-submarine-capabilities/>,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53：The Searcher, “The Unknown Warships of the Hermit Kingdom!,” December 12 2020, <https://reurl.cc/rD79Yx>,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表四：朝鮮主要水面艦性能諸元表

| 艦型 |  |  |  |  |
|----|---|---|--|---|
| | 羅京級 | 南浦級 | 鴨綠級 | 沙理苑級 |
| 諸元 | 排水量1,600噸 長、寬102×10公尺 | 排水量1,500噸 長、寬76×11公尺 | 排水量3,600噸 長、寬123.5×14公尺 | 排水量650噸 長、寬61.5×7.5公尺 |
| 武器 | 攻船飛彈發射器、單管砲、火箭發射器、水雷、多具多口徑雙管火炮 | 巡弋導彈、防空飛彈、機槍、近迫武器系統、火箭發射器、魚雷、米-14直升機 | --- | 多具多口徑多管火炮、火箭發射器、水雷 |

資料來源：參考Global Security, “FFL Najin Class,” June 30 2021, <https://reurl.cc/O46Y9v>; Global Security, “PG Sariwon Class”, July 2011, <https://reurl.cc/ERDY6a>; Global Security, “FF Amnok-class corvette,” June 30 2021, <https://reurl.cc/RXDRknv>; Global Security, “FF Nampo / Tuman Class,” June 30 2021, <https://reurl.cc/W1Wz85>，檢索日期：2022年11月10日，由作者彙整製表。

機庫，可進行Mi-14、Mi-4等型機起降，以增強反潛、救援、運輸等多用途任務性能。因朝鮮海軍並無獨立航空單位或編制，故直升機操作係由「航空與反航空軍」執行。⁵⁴

3. 「鴨綠級」護衛艦係朝鮮於2003年從俄國購得，該船原為蘇聯製3,600噸「風暴海燕級」(Krivak-Class Frigate)大型反潛護衛艦，一度是海軍最大型船艦，但美國與南韓情報皆指出俄國原規劃拆解該艦；因此，交付朝鮮時，艦上未配有雷達與武器，至今也未見該艦公開亮相，性能成謎。⁵⁵

4. 由於作戰艦艇船齡多半為30年以上，甚至連1930年代蘇聯建造的「復加級」掃雷艦都仍在服役序列中，但已漸由仿製的「沙理苑級」護衛艦所取代。此外，海軍尚有其他各式登陸艦、氣墊船等輔戰艦艇，搭配多

型式岸防砲、榴彈砲、加農砲、潛射彈道導彈及攻船導彈(如「金星系列」與中共製「海鷹二式」)，迄今仍嚴重威脅日本、南韓、美國等周邊國家。

(三) 水雷

朝鮮的海上布雷能力相當成熟，數量眾多的布雷船艦與可迅速裝設布雷裝置的小型艦艇，可在短時間內將周遭水域變為密集水雷區，或用以阻滯軍事/民用船隻運輸補給任務、或對抗敵方兩棲攻擊行動、或保護重要戰略港口與據地；另防衛性水雷布放後，也可由岸防觀測組與雷達監視，並使用岸置導彈與岸防砲干擾敵方除雷行動，其威脅仍不可輕忽。⁵⁶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朝鮮海軍建軍模式與昔日蘇聯海軍「年輕學派」所強調之「以

註54：WDMMW, “Korean People's Army Naval Force (2022),” December 31 2021, <https://www.wdmmw.org/korean-peoples-navy-north-korea.php>，檢索日期：2022年7月20日；GlobalSecurity.org, “FF Nampo / Tuman Class,” May 15 2014, <https://reurl.cc/p1k32d>，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55：GlobalSecurity.org, “FF Amnok-class corvette,” June 30 2021, <https://reurl.cc/e316O7>，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56：同註35。

小搏大」取向極為相似，皆係以潛艦、岸置火炮或導彈、飛機或直升機等武裝，對抗具有「船堅砲利」的大型水面艦隊，並積極發展潛射導彈，讓潛艦具備更強大之能力，以攻擊敵方領土或船艦。檢視其中與「年輕學派」明顯不同之處，僅在於朝鮮並未有建造更大噸位水面艦之盤算；因此，不會有如同當年蘇聯兩學派之間的拉鋸與爭辯。且朝鮮運用海軍的方式也較蘇聯更具主動性與攻擊性，再配合特戰部隊於平時直接滲透南韓境內，或對南韓艦船發動奇襲，此均符合蘇聯「年輕學派」之作戰方式，更印證朝鮮海軍與前蘇俄間的緊密聯結。

肆、朝鮮半島安全局勢之未來展望

2022年8月，美國及其盟友大張旗鼓舉辦2022年「環太平洋軍演」(RIMPAC 2022)，朝鮮對此大力譴責美國在挑撥朝鮮半島緊張關係，並以「戰爭狂熱份子」(War Maniac)形容南韓參與美軍的演習行為；而美國則指出朝鮮極可能在近期繼續發動核子試驗。⁵⁷放眼未來，尤其是美國已多次強調其已不再擁有科技之優勢，使得如日、韓等國均須更戮力於協助維持區域穩定與和平之重任。以下就當前朝鮮半島海上安全、區域局勢發展及對我國之啟示等部分，逐項分析如後：

一、朝鮮半島海上安全分析

(一)朝方最終野心在於「統一」，並統治整個朝鮮半島，因此當前軍事戰略仍以「不對稱」戰略為核心，但並非防禦性，而是

特別著重於發展彈道導彈相關計畫；且在發展嚇阻與防禦能力的同時，實質上也賦予其對南韓發動有限打擊的能力。未來，朝鮮軍隊將採取「混合戰」(Hybrid Warfare)的方式，透過運用傳統與非傳統手段在該區衍生事端(如海上叛亂行動搭配「資訊戰」)，以牽制美軍及其盟友行動，達成戰術目的。再以部隊數量方面分析，朝鮮軍隊遠超過南韓，但品質與水準上可能落後較多，不過隨科技進步，朝鮮海軍已逐漸從「棕水海軍」(Brown-Water Navy)轉為開始具備發起「不對稱作戰」與挑釁行動的能力，這也正是朝鮮海洋戰略的發展主軸，俾最終能完成「統一」大業。⁵⁸

(二)從朝鮮海軍發展策略觀之，主要仍以2,000噸左右之輕型巡防艦、護衛艦，或以下等級之艦艇為主，並逐年汰換舊式船艦；另一方面，她仍仰賴俄、「中」於武器裝備、系統方面的支援。整體而言，其實力並未有太多突破性發展，至於在岸置火炮、水雷、魚雷等武器裝備方面可能較偏重，一如「年輕學派」之應用；惟皆未有如戰略軍或導彈部隊所獲得一定之關注的比例。相較於南韓近年來大力發展「藍水海軍」(Blue-Water Navy)，不只有輕型航艦等級的兩棲攻擊艦，更有數艘「世宗大王級」驅逐艦(如圖七)，凸顯雙方實力差距。因此，即便面對朝鮮發起群集戰術，美、韓兩國所具備的先進雷達、武器裝備技術，也能將戰損最小化，更凸顯朝方在傳統軍力上並未占有優

註57：David Choi, "North Korea slams Seoul's part in massive US-led RIMPAC naval exercise," Stars and Stripes, June 10 2022, <https://reurl.cc/d26VQ2>，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58：Mikro Tasic, Exploring North Korea's Asymmetric Military Strategy, Naval College Review, Vol. 72, No. 4(2019), pp.53-72。



圖七：南韓世宗大王級驅逐艦

資料來源：Seaforce.org, Sejong the Great class (KDX-III) Guided Missile Destroyer, no date, <https://reurl.cc/0p3WNb>，檢索日期：2022年11月20日。

勢。

(三)在潛艦對比態勢上，因東海洋流溫差較大，且同時有親潮與黑潮會經此地，對潛艦之追蹤不易；因此，朝方一直致力研發大噸位核潛艦，同時強化潛射導彈技術，及更加成熟的絕氣推進技術，再以微型潛艦進行「高低配」，方能長時間、多層次持續於水下形成戰力，進一步對敵造成直接威脅。至於南韓對水下戰場經營不若朝鮮積極，且反潛、反水雷與布雷能力有限，⁵⁹此恐成為南韓發展「藍水海軍」之路的「阿基里斯踵」(Achilles Heel)。

整體而論，當前多數公開資料對朝鮮潛艦特性仍未完全掌握，包含降噪性能、船體結構與武器裝備等，不過仍可依據其「兄弟盟邦」如俄、「中」之造艦工藝推估概況。且隨渠等潛艦技術不斷提升，朝鮮未來研發潛艦之路的具體時間與技術突破，恐同樣有

賴外國支援方能進一步升級。

二、區域情勢發展

(一)經濟因素與國際情勢將是探討朝鮮未來走向時的重大考量，雖然近年在金正恩主政時期，其經濟情況已有相當起色，且國內民生經濟發展也是近來最為矚目之項目；⁶⁰但南韓2022年5月新任總統尹錫悅相當積極地與國際社會攜手實現朝鮮「去核化」，甚至將加強與美、日的三方合作，⁶¹凸顯三國之間的安全合作與交流將可望更加密切，情報往來也會更加頻繁。然不能忘記的是，南韓領土與朝鮮接壤，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考量，韓國不會完全對美、俄、「中」等國選邊站，尤其是與日本之間的歷史糾葛，其內部可能難以於承平時期的尹錫悅任內達成過多合作。若南韓與美國過度親密，朝鮮勢必也會因而被挑動敏感神經，甚至做出過激舉動，此反而不利於朝鮮半島的和平進展。

(二)2022年2月爆發的「俄烏戰爭」已讓俄羅斯格外忙碌，其軍事能力經此一役，更顯疲軟；況且此仗開打至今已近1年，作戰目標是否達成仍屬未知。尤其中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確實特別隱晦；除了在敘事與宣傳上支持俄羅斯，實質上的協助也多以經濟、裝備、情報方面居多，甚至未如西方援助烏克蘭的程度，這也令朝方警惕。若過度輕舉妄動，俄、「中」可能分身乏術，無從及時協助朝方解套；如若中共過多協助朝

註59：Paul Pryce, North Korea and Asymmetric Naval Warfare, CIMSEC, February 15 2016, <https://reurl.cc/momy5V>，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60：王能斌，〈金正恩新年談話 罕見著重民生經濟〉，《青年日報》，2022年1月2日，<https://reurl.cc/NA7IE9>，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61：王又嘉，〈尹錫悅北約演說籲共同因應朝鮮核武威脅 美日韓恢復安全合作〉，上報，2022年6月30日，<https://reurl.cc/DyVlrO>，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鮮軍事發展，也將招致國際反彈。尤其當今國際共識是促使朝鮮「非核化」，南韓也以此為號召響應全球，屆時中共為顧及國際形象，恐將失去更多操作空間，此舉確實有違其國家利益。再者，目前中共海軍實力遠大於朝鮮，目前雙方的合作層面多侷限於漁業利益、海上交通線等，並未有過多直接或實質的密切合作，但面對後續發展仍不會掉以輕心，並保持高度警覺及觀察。⁶²

三、對我國之啟示

(一)朝鮮建軍發展雖與我國同樣強調「不對稱作戰」之概念，但本質上仍有差異，朝鮮強調發展彈道導彈，且採襲擾戰術消耗南韓；我國做為自由民主國家，則以防禦為取向，在強調「國際法」原則與和平解決爭端的同時，仍深信建構堅實「不對稱」戰力，方能抵禦共軍來犯。因此，蘇聯「年輕學派」建軍方式固然值得我國參考，但也應考量俄、朝間皆有與鄰國接壤，陸地威脅顯然大於海上。反觀我國僅為彈丸海島之地，國土狹長，倘若敵軍登陸，戰況將更加嚴峻、且難有空間彈性，施展戰術應對。另外，蘇聯「年輕學派」係過渡時期考量，未必適合我國長期發展；因此，我國在強調聯合作戰的同時，仍應持續研發新一代智慧自主水雷與各式岸置火力等較低成本的武器裝備進行搭配。期望在國力、環境允許下，也應注重大型水面艦艇的維持和戰力發揚，方能制敵勝敵、確保完整戰力。

(二)此次「俄烏戰爭」中，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應對與制裁方式，恐將成為未來中

共發動對臺戰爭時的寶貴經驗，一旦戰爭真的發生，相信也將不只是中共單方面發起行動，勢必牽動俄羅斯與朝鮮，以達到共同牽制美國及其盟友馳援的效果。因此，在中共進行兵力調動或物資儲備等前置作業期間，或可從朝方動態探尋出端倪。故我國應加強對南、北韓的情報研析，或提升對朝鮮的情報關注程度，不侷限於政治領域，而是擴大至軍事、經濟、歷史等多層面，結合民間學術能量，加強訊息蒐集與分析，不僅提升幹部學養智識，亦拓展對中共情報來源管道之多樣性，並做為對抗當前中共「認知作戰」的有利籌碼。

(三)我國安全情勢因「俄烏戰爭」受到國際間高度關注，世人皆擔心是否中共也會如同俄羅斯侵烏克蘭般，對我國發動「特殊軍事行動」(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而中共也正從此次戰爭中默默學習未來犯臺可能遭到的國際指責壓力；尤其在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於2022年8月初旋風訪臺後，中共更藉實兵對抗、軍事演習，加強犯臺軍事演練。因此，咸信中共未來將會繼續提升對臺作戰能力，我國面對的情勢將更加兇險；如何把握重點時機，重新積極盤點籌碼，並擴大與友我國家之外交、經濟與安全等關係，調整我國軍事戰略與建軍規劃，同時掌握「備戰不求戰、應戰不避戰」原則，審慎評估未來戰場環境，方能應對中共多樣化威脅。

伍、結語

註62：Adam Cathcart, "Red Tide: China-North Korea Naval Cooperation," June 25 2019, <https://reurl.cc/9GKD4d>, 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中、小型國家海軍發展向來是軍事研究的熱門議題，東亞地區國家分布往往由海水所分隔，因此海軍的角色更顯必要。蘇聯「年輕學派」的發展與經驗，正好提供過往蘇聯集團成員國(如立陶宛、亞塞拜然等)一個具參考性的海軍發展方向；當經濟能力不足、海軍戰力低落、軍備妥善度不佳、國防工業技術落後，卻面對強敵環伺威脅時，「年輕學派」主張便成為「備受青睞」的最佳方案。尤其在當時「冷戰」的時空背景下，美、蘇兩大集團對峙，讓許多發展中國家受惠甚豐，而兩國為爭奪國際地位與安全範圍，也不吝於提供金錢、技術支援甚至是軍備援助，但也為世界諸多地區埋下戰爭與動亂的種子。

朝鮮在海軍建軍初期，確實是由蘇聯大力扶持，並在「韓戰」簽訂停火協議後，還接收許多來自蘇聯的魚雷艇、布雷艇、獵雷艦、近岸巡邏艇，至於協助訓練的海軍官兵數量之多，更不在話下。當1991年蘇聯解體後，世界政局劇變，朝鮮也轉為發展以「游擊戰」、「閃擊戰」和「混合戰」為核心的軍事戰略體系，其所挹注的資源絕大多數在地面部隊(陸軍與特戰軍)與導彈部隊上，海軍充其量僅為導彈投射載台、支援助地面部隊與近岸防禦之功能。但隨朝鮮軍隊加強「網路戰」、「政治戰」與「資訊戰」等領域，以及加速開發核子武器、大規模殺傷武器、長程火炮等「不對稱」武器，也使周邊國家不得不加以防範。2022年《美國的印太戰略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文件中，更直陳朝鮮漠視人權與民生問題，反而持續發展核武與導彈計畫，美國將會對此採取更大層面的嚇阻，並協同日、韓應對挑釁，必要時將其擊敗。⁶³

我國正面對中共強大的軍事實力威脅，且中共海軍「近海防禦、遠洋護衛」構想正逐步實現，更計畫於2025全面完成基本現代化，2035年成為世界一流軍隊，⁶⁴代表過往共軍被認定之弱項，可能不再明顯。復加上美國國會議長訪臺後的情勢丕變影響，歐美各國距離太遠，確實會援助與馳援困難，此亦凸顯我國面對安全威脅之急迫性；因此，有必要及早精進海洋戰略方針，建立具前瞻性之建軍規劃，以因應局勢改變，同時需要適時滾動式調整，才能滿足防衛作戰需要。近年我政府正大力推動國防工業自主與多項造艦、武器系統更新計畫、提升軍民交流、強化國防能力、落實戰備訓練；鑑此，政府、學界及軍事等單位更應密切合作，以更高的戰略視角洞察未來戰場，精進防禦能力，同時與國際盟友密切合作，提升我國國際價值、凸顯戰略地位，俾確保國土安全。 ⚓

作者簡介：

廖子豪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111年班。曾任以色列阿巴艾邦國際研究所(The Abba Eb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iplomacy)亞洲政策計畫學人、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史政編譯處見學，現為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所(King's College London, War Studies)碩士生。

註63：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https://reurl.cc/e3N1YM>，檢索日期：2022年12月10日。

註64：高豐智，〈中共海軍「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之發展戰略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3卷，第5期，2019年10月1日，頁33-35。